

## 梦境

□ 赵沁芝



体检回来的那个晚上,我不可控制地跌入了一个又一个梦境。不,与其说是梦境,不如说是记忆漩涡。这些年,每当我感到压力、焦虑、不安时,曾经那些刺痛我的真实经历,就会如鬼魅般出现在我的梦境中,搅得我心神不宁,甚至泪流满面。

梦中,河边的廉租房内,传来孩子凄厉的哭声,女人脚下的步伐不觉又加快了几分。估摸着孩子该醒了,掐着时间从单位匆匆赶回,却还是晚了一步。

孩子已经从床上滚落,爬到了门口,小脸涨得通红,远远见到妈妈身影,小小的她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伸出小手向前抓着,用早已哭哑的嗓子呢喃着:“妈妈,妈妈。”女人心如刀割,抱起孩子的她就这样坐在棚屋门口嚎啕大哭起来。

棚屋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安身立命之所。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,被硬生生隔出做饭和就寝两个空间。由于地势低洼,每年汛期,雨水倒灌进屋子,总会搞得家里一片狼藉,更别说夏天热得像火炉,冬天冷得像冰窖子了。

丈夫身强力壮也颇有才气,却因年轻气盛,不知责任为何物,度过恋爱的甜蜜期,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,选择在酒精和牌桌的刺激中逃避。也因此,女儿的出生成了彼时女人生活中唯一的光。抱着孩子走过桥边,多少次,她都想像这么一下子跳下去,结束一切,只是每次望着怀中那粉嘟嘟、天真无邪的女娃娃,她都狠不下心。可今天,见到孩子这般可怜的模样,心里的痛、自责、懊悔让她再也支撑不住,崩溃大哭。

与丈夫的婚姻本就不被双方父母认可,两人半私奔地组建了小家庭,无颜回去见自己的父母,婆家更是因生的是女娃,对他们一家不闻不问。泪眼中,望向怀里的孩子,女人迷茫无助,不知何去何从……

生活吵吵闹闹,日子跌跌撞撞。或许是因为孩子,或许是始终心存不甘,女人硬着头皮,拖拽着这辆本已陷入泥沼、勉强称之为“家庭”的车前行,倒也唤起了丈夫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和父亲的责

任心,他选择下海经商,正经赚钱养家。而女人的父母,也终是心疼女儿,嘴上不说,家里家外却帮衬了很多,比如从棚户区搬到了职工小楼,比如女孩无忧无虑的童年,几乎都在外婆家度过。而没有给过女人和女孩任何温暖的“奶奶”,真的,只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罢了……

鞭炮声稀稀拉拉响起在村前村后,又是新的一年。女孩长到七八岁了,扎着可爱的羊角辫,穿着喜庆的大红袄,坐在爸爸的幸福摩托车后座,家里条件好起来了,身后堆成小山的礼物硌得她很不舒服,但乡下的一切如此新奇。她睁大眼睛看着沿路的风景,早忘了其他。

这个地方是奶奶家,只是父母带她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,尤其是妈妈,总是很忙,不跟着一起。小小的她似懂非懂,但今天拜年,说句吉利话,能有糖吃、有红包拿总是开心的。

一年难见几回的奶奶,虽不觉亲厚,女孩也礼貌地向她问好,可奶奶只淡淡地答应了一声便转身回屋了。开席前,玩得正欢的堂哥们被奶奶叫走,而后没多久,就见他俩一人揣了一个大红包,喜滋滋地回来了。女孩羡慕地看着、盼着,可直到散席离开,也没能等来长辈的祝福和红包。回到家,父母因为这件事又大吵了一架。女孩惊恐地望着父母,委屈、害怕如潮水般包裹着她,她不禁又一次痛恨起自己是个女孩。

下一个场景。家门口,女孩拿着手里的成绩单,惴惴不安,犹豫着不敢进门。期末考试没有考好,落到了班级第十名,母亲的教诲在脑中不停盘旋。

“沁芝,你要给爸妈争口气,女孩子怎么了,不会比家族里任何一个男孩子差。”“沁芝,书读得好是可以改变命运的,妈妈没能完成的大学梦希望你圆了它。”“沁芝,女孩子要自强独立,任何人都没法给你永远的依靠,凡事只能靠自己。”“沁芝,你要……”

泪水夺眶而出,模糊了女孩的双眼。

母亲疼爱她、寄厚望于她。因为她是个女孩,母亲在家族多受委屈,为了培养她,母亲放弃了自己的事业、爱好、社交,一颗心全都扑在她身上。对于女孩,最让她开心的事,不是有糖吃、有新衣穿,而是捧回奖状、拿回

奖杯时,见到母亲脸上那满满的自豪和骄傲;最让她难过的事,也不是生病头疼脑热,而是成绩下滑、比赛失利,瞥见母亲转身时眼底那抹深深的担忧和失望。

母亲的牺牲虽不是她主动要求,却总让她觉得,但凡做了让母亲失望的事那都是大不孝、是十恶不赦的事,要争气、要靠自己、要往前冲,就这样背负着沉沉的母爱前行,女孩一走就走了整个青春。

是青春期的叛逆,也是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,高考填报志愿前的一天,女孩赌气似的想离母亲远一些,再远一些,想逃离母亲的掌控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中国传媒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,想做传媒人,想当外交官,一想到可以背起行囊,奔赴理想和远方,女孩充满兴奋和向往。看着教室黑板上的倒计时,女孩一头扎进题海,每每觉得快要支撑不住时,她都会告诉自己:快了,快了,就快解脱了。

高考结束,女孩没能如愿去北京,不是分数不够,而是母亲压根没有给她选择的权利。“父母在,不远游。”“我们只有你一个女儿,还是留在沪宁线,留在父母身边好。”被迫踏上南京求学之路,被迫选择了自己不喜欢、父母眼里有饭吃的专业,不是不敢违逆,而是不愿他们伤心,又一次逃离失败的女孩,只能将所有的悲伤、委屈、气愤深埋进心里。

一滴泪,从女孩的眼角滑落,亦从我的眼角滑落……

凌晨4:28,我从梦境中醒来,丈夫在身边睡得安然。讽刺的是,梦境里一度想逃离母亲身边的我,此时第一时间想做的,却是告诉母亲我的情况。

第三次化疗结束,写作这些回忆耗费了我许多心神。

罹患癌症,意料之外也意料之中,所谓优秀、要强、完美主义的表象下,不过是仍想为自己争一争、逼一逼自己罢了。曾经暗夜里独自舔舐的伤口,如今暴露在阳光下,竟有种疼痛的畅快。

伤疤祛除不了,那便留着吧,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,我也可以在上面绣出一朵永生花来。



## 故乡的荸荠

□ 田心



北风呼啸,荒野苍茫,枯草凄凄,狂风在光秃秃的树桠上恣意嚣张着。

沟渠的隐匿处,却暗藏生机。一颗颗荸荠隐藏在泥土之中,和大地融为一体。一群放学孩子不畏寒冷,撸起袖子,在冷硬的地里扒荸荠。“哎哟,这个好甜啊……”

荸荠,形如马蹄,故俗称“马蹄”。它又像栗子,长于泥底下,所以又谓“地栗”。明朝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描述荸荠:“生浅水田中,其苗三四月出土,一茎直上,无枝叶,状如龙须……其根白藕,秋后结颗,大如山楂、栗子,而脐有聚毛,累累下生入泥底。”形象逼真。荸荠既是水果,又是蔬菜。其营养极其丰富,有清热解毒、利尿通便、止咳祛痰、消食除胀等功效。因此,荸荠占有“地下雪梨”之誉。

苏北老家的荸荠,颇具特色。个小匀称别致,色彩鲜亮养眼,紫中透红,肉质洁白,脆甜汁多,清爽可口。记忆中,每年水稻田都会栽种荸荠。一般清明前后育苗,待双季稻收后移栽,冬闲或翌年春刨出。寒风刺骨,阳光灿烂,一群妇女齐刷刷躬身荸荠田里,一边说笑,一边手脚不停地刨荸荠。

眼睁睁地看着一筐筐带泥的荸荠很快锁藏到生产队的大仓库里,堆成小山,惹得一群“小馋猫”垂涎欲滴,望而生叹,恨不能一下子从门缝里钻进去。傍晚,一个小伙伴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,伸进门缝里,将荸荠一个一个慢慢地挪到门槛边,然后伸手可及。几人将荸荠洗干净,分装在衣袋里,相视一笑,乐颠颠地吃着、跑着。一次,担任队长的父亲回家说,荸荠种被老鼠吃掉那么大的一个洞。母亲说,要么是“大老鼠”吃的。母亲瞄我们一眼说:“吃荸荠种会烂嘴的!”后来,我们再也不敢偷仓库里的荸荠吃了,还担心自己的嘴会烂。

那年月,农村太穷,“水果”一词从未听人说过,荸荠当属农村孩子的美味水果。来年初夏,荸荠田要长水稻。母亲跟着一群妇女,到远处采“二遍荸荠”卖钱,补贴家用。我们放学后路过荸荠田,亦立马跳进水田采荸荠。所谓“采”,亦叫“踩”,就是赤脚踩在水田里,凭双脚对荸荠的感知。那个深藏在泥底下的“秘密”,小小圆圆的,滑溜溜的,能感觉荸荠隐隐地戳脚。随后,用手顺着腿伸

到脚底下,将脚底的荸荠抠上来。有时,用脚指头用力拱,也能将荸荠直接夹出水面,那个惬意感就甭提了。但如果运气不好,脚碰到碎玻璃或瓦瓷什么的,还会划破脚、流血。所以,采荸荠要冒一定“危险”的。汪曾祺在《受戒》中写道:“荸荠藏在烂泥里。赤了脚,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。哎,一个硬疙瘩!伸手下去,红紫红紫的荸荠。”

自采的荸荠可以放心大胆地吃,更可以变着花样吃,吃了决不会“烂嘴”的。但生荸荠吃多了会肚子痛,因为荸荠生长泥下,有细菌与寄生虫,贪吃就会拉肚子。

母亲心灵手巧,她将采回的荸荠洗净,然后号召我们一起动手,选大的荸荠卖钱,一毛五一斤。剩下的小荸荠削皮切片,做成可口的荸荠饼,酥脆甜津,百吃不厌。或用干净的搓衣板,将去皮荸荠搓碎捣烂,加糯米、肥肉、姜葱做成荸荠坨子。这种“上品”每年过年或清明才可吃上一两次。吃得最多的,是大蒜炒荸荠,清清爽爽,杀菌下饭。至今我依然在吃这道菜,不过又加了黑木耳。还有将荸荠煮茶,放几粒糖精充糖,边剥荸荠吃边喝甜茶,既解馋又去火。后来,煮荸荠茶大有讲究,削皮放冰糖煮。还有一种自然风干的荸荠,皮吹干发皱、柔软,轻轻剥去皱皮,吃的都是荸荠精华。

孩时还吃过另一种荸荠,叫野荸荠,个头更小,其形状有点怪怪的,“黑不溜秋、尖嘴猴腮”的样子。但吃起来味道不错,咬一口,嘎嘣脆,肉质厚实,甜汁四溅,咽下去,甜至心。那种荸荠,是母亲很辛苦也很冒险,从田头地尾的河槽里扒回来的。因那时河槽里蛇多,蛇咬人屡见不鲜。

后来,母亲走了,我进了城市,就再也没有吃过老家的荸荠。一日,在楼道间,忽听有人叫嚷:“卖荸荠喽!正宗的学富(我的家乡)荸荠!”心里一阵狂喜,连忙掏钱买了斤回家。可一吃不对劲!先生说得太傻,学富早没人家种荸荠了。但老家那种甜津津、脆生生的荸荠,却永远定格在我记忆深处。

一次去苏州妹妹家,妹夫用老家的荸荠炒虾仁。荸荠和虾仁一起炒,两白辉映,活色生香,荸荠的脆和虾仁的爽,让人吃出了家乡的味道。



《盛开的蝴蝶兰》徐芊卉 摄